

草原旅游与环境保护：兼论包头市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

孟和乌力吉

(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随着现代经济产业的大举扩展和社会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作为人类社会一切活动根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与问题逐渐呈现多样化，复杂化，普遍化、隐形化和人为化趋势。在草原地区现代社会诸问题当中与所谓“朝阳产业”的旅游业有关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对整个地域经济社会文化大系统的影响也渐渐显现出来。在此，笔者通过对内蒙古包头市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的田野调查，分析草原旅游业对环境资源的压力和破坏，指出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现代化、城市化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资源配置过程中发展理念的功利化、环境政策的虚拟化以及当地牧民传统文化的符号化、边缘化。因此笔者认为，一是，认识层面上，通过绿色生态环保旅游理念的确立来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问题；二是，行动层面上，通过政策规划部门风险社会意识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来保持草原旅游业的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态势。三是，环境保护层面上，可以通过现代综合管理能力的提高来应对具体环境问题；四是，社会层面上，通过政府与牧民的互信合作来解决文化传承难题与居民被边缘化趋势。

关键词：草原旅游；环境保护；希拉穆仁草原；可持续发展旅游业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一、草原旅游：多样化草原环境问题的起因

内蒙古自治区是曾拥有远近闻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天然草场，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在草原上形成的游牧文化曾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政治、社会、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这个视角看，内蒙古是以温带草原、蒙古民族和游牧文化为主要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

经过 20 世纪中后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尤其是 1978 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内蒙古在经济社会方面获得了较大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比以往更为复杂的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草原生态环境问题和游牧文化保护发展问题。

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问题有连续干旱、草场沙化和荒漠化、水资源短缺和水体污染以及工矿业地区空气、污染和城镇垃圾蔓延等。其中草场沙化或荒漠化所引起的扬沙或沙尘暴是最为重要的，也是引人思考的深刻而复杂的问题。草原沙化和荒漠化的解读、解释均有各种声音，但政策层面上的具体治理工作一直在进行的。在草场承包、生态移民、围封禁牧、退牧还草等工程局部成效背后隐藏着整体的结构性新问题，其中目前的局部开垦、全局开矿、迅速工业化成为焦点，并由此促成的经济腾飞和消费模式的转变以及环境观念的淡化，甚至倒退等也在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综合效益。从东部呼伦贝尔到西部阿拉善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类似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曾被称为“朝阳工业”或“绿色产业”的旅游业在内蒙古草原迅速发展，尤其是 90 年代以后逐步成为重要的第三产业，对地区 GDP 的贡献和草原环境建设的益处日益明显。2008 年，内蒙古旅游业总收入 468.85 亿元，同比增长 19.98%；接待入境游客 154.9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7%；接待国内游客 3198.68 万人(次)，同比增长 9.99%。2009 年旅游业总收入达到 611.35 亿元，接近全区 GDP 的 10%。“‘十一五’时期，内蒙古成功地化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和各种自然灾害对旅游业发展的不利影响，旅游业保持较快增长，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旅游者 16915 万人

次，接待入境旅游者 699.39 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 2483.38 亿元，年均增长 28.63%。2010 年全区旅游业总收入 732.70 亿元。旅游业已经成为自治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十二五’时期，内蒙古将努力把旅游业培育成为自治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和改善民生的富民产业，旅游收入保持年均 14.83% 的增长速度，到 2015 年旅游业总收入达到 1530 亿元。2011 年，全区将努力实现国内旅游人数 5000 万人次、入境旅游人数 150 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 880 亿元的目标。”^[1]虽然与国内其他省市区横向比较，内蒙古旅游总收入排在靠后，但是在内部纵向比较，该数据还是令人振奋的。在夏季辽阔草原上到处都是洁白的蒙古包浩特，看似旅游旺季确实是非凡热闹。由于内蒙古主要特色就是草原环境景观和传统民族文化，因此大部分旅游景点均突出较浓的蒙古族游牧文化特色，努力去做以特色待客，合理致富。从这个意义来讲，草原民族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了游牧文化的宣传、草原环境的保护和绿色致富三层非正式重任，就草原地区可持续发展而言，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出现了比以往问题更为复杂，更为隐藏的新问题，使本来就是脆弱的草原环境雪上加霜。人口流动规模大而频繁，且高度集中在旅游旺季的 2—3 个月，对单位草场的破坏力是可想而知。笔者在辉腾希勒草原旅游景区、格根塔拉典型草原旅游景区和希拉穆仁荒漠化草原旅游景区的调查中发现，环境问题正在以多样化、复杂化和潜在化形式逐步蔓延。

首先，要发展旅游业必先发展交通。现在内蒙古交通发展很快，基础设施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经济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对于旅游业来说安全快速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内蒙古草原气温较低，在一年最为有效的旅游旺季也就是 3 个月左右，如果在交通得不到改观，草原旅游业直接受到损失。但是，交通改观也是双刃剑，如不站在社会综合效益和协调发展的高度，并强调因地制宜，那么，其中的长远意义便被大打折扣。交通条件好转了，大家比拼买车。别说来参加旅游的有车族了，连当地牧民都自由开车，对于干旱缺水、土层贫薄的草原而言，其后果是严重的。现在，很多草原旅游景区，都有随地驱车，车水马龙，尘土飞扬的现象，既享受不到旅游带来的快乐，又使得本来草长得很好的一片片草地伤痕累累，草原天然景观被破坏。来到草原那达慕大会游玩的大量轿车对草场的破坏是更为令人扼腕。2012 年国庆节，各地交通拥堵和景区爆满超载问题值得反思和应对的。

其次，由游客数量陡增而引发的垃圾蔓延也在成为新的环境问题。辉腾希勒山地草原旅游景区、格根塔拉温带草原文化旅游景区、希拉穆仁荒漠化波状草原旅游景区等都存在类似环境问题。以前，草原牧民一般都过循环型生活，用于经济生产的原材料和生活用品以及剩下的所谓垃圾都是绿色，无污染的。倾倒的垃圾又能回到自然环境，经过环境自身净化和降解，又变成新的生产原材料。这样看，牧民传统游牧生活是适应环境，在环境容量（Environmental Capacity）范围内进行的科学生活方式。在观念上，牧民也是十分讲究环境保护。“如破坏河流流域的树木，河流会干涸，所以不允许砍伐幼树或刚成林的树木。泉水是圣洁的，龙驾临在其中。因此教育旁人或子孙不能把牲畜血肉和垃圾倒入泉水。”^[2]而旅游业全面迅速发展之后，在某一个景点一带排放的垃圾总量远远超出当地环境容量。而且，大部分垃圾是短期内难以降解的塑料袋和化学合成产品，对地表水、牲畜安全以及草原景观来说影响是致命的。近五年以来，辉腾希勒山地草原黄花沟旅游景区小溪里固体垃圾明显增多，游客随地丢弃饮料瓶、塑料袋和杂物现象相当常见。希拉穆仁荒漠化波状草原旅游景区一带的医疗机构随意扔弃的医疗卫生垃圾也是不可忽视。

再次，游客素质低下和景区监管不力所引起的随地方便，洗澡于河流而导致水污染以及破坏文化氛围，影响美观等也是不可忽视。

最后是，噪声污染和夜间光污染正在成为旅游点新问题。由于游客增多，经营者唯利是图，随便出售烟花爆竹，一到旺季夜晚，各种各样的万炮齐鸣，对牧民的身心健康，尤其给老年人和心脏病患者带来了无比的痛苦。对人类所有的经济社会活动来说，环境和资源是基础和关键。尤其是对经济生产活动而言，如果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设施技术以及文化宣传等方面做得不足，就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经济与环境后果。作为游客或经营者的个人利益可能得到实现，但是整个环境和社会利益可能受损，这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及人与人的和睦相处来说非常不利的。正如美国生态

学家哈丁 (G.Hardin) 所说的“公有地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以往的草原环境问题是相对而言, 由开垦、开矿等引起的单一且大规模外部地貌和土层破坏为主。譬如, 由历史积累而形成的沙化和沙尘暴问题主要与无规划、无节制的开垦有关。譬如, 毛乌苏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和呼伦贝尔沙地的形成及扩大与农垦的因果联系是能够成立。现在则是,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开始追求马斯洛所说的最高级别的人生目标, 即享受生活是完全出于价值实现的目的。但在此过程中愿望变成欲望, 所谓的价值其实只不过是现实物欲而已。这种物欲在人们的日常行为当中得到充分体现。旅游景区经营者和游客各自行为及其互动行为实际上也只不过是这种物欲的体现而已。可以说, 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社会学家韦伯 (Max Weber) 所强调的目的理性行为。大规模旅游业活动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而旅游业一开始就声称自己是绿色产业, 但实践已证明, 游客目的只要是个体的享乐, 经营者及相关利益群体只要追求其利益最大化, 管理和规划不科学, 并未给当地居民以充分参与机会的非绿色旅游业对生态环境和社会资源的破坏就是成倍的, 或者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与草原环境问题多样化现象互为因果。草场、牲畜、景观及文化是草原旅游业的资源支撑。草场退化、牲畜减少以及当地文化的全面商业化和破碎化等对旅游业长远发展是致命的。“环境问题所突出的最大的问题点是人类自己与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具有着深刻的联系。就是说, 问题的责任不在于环境, 而在于人类自己。这个事情给环境问题本身以复杂影响, 并正在思考环境教育问题的场合里也派生出了棘手的问题。”^[3]环境问题的多样化, 与人类社会发展观念的单一化及价值意识的真空化有密切相关。多样化的环境问题, 需要多样化的解决途径。从短期看, 因地制宜的地方环境政策和科学旅游资源管理很重要。从中长期角度看, 对包括开发商和游客在内的全体民众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环境教育和现代环保意识培养是十分必要。

二、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发展: 新型地域环境问题的产生

笔者在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希拉穆仁草原的观察中发现, 其实所谓的草原或民族特色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符号 (Cultural Symbols), 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宣传、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意义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明显。

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希拉穆仁 (Shiramuren) 草原海拔 1600—1700m 左右, 北纬 41-42 度之间, 面积 720Km², 降水量达 250mm, 7-8 月平均气温达 18℃-21℃, 是阴山山脉东部北麓地带的半荒漠化波状草原。该草原上的希拉穆仁镇常住的 2200 多人口中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有 1500 多人, 占总人口的 66%。共有 3 个嘎查 (村), 73 个浩特乌素 (自然小村), 是地广人少的偏远牧区。

近几百年, 希拉穆仁地区的历史变迁是如下。1696 年, 驻守土默特旗的乌巴什、道尔吉等率军随清军西征噶尔丹。战后, 为防御外患, 遵圣旨派土默特旗部分官兵赴大青山北麓希拉穆仁河及艾不盖河一带驻防, 设卡伦 10 处。其中, 喀尔喀右翼旗界 2 处、四子部落旗界 4 处、乌拉特三公旗界 3 处, 茂明安旗界 1 处。1769 年, 归化城舍力图召呼图克图阿格旺罗布桑达瓦为答谢清政府的重用, 在自己牧地希拉穆仁河畔修建一座庙宇, 乾隆帝赐名“普会寺”。清朝至民国期间, 一直归属土默特旗管辖。1940 年, 蒙疆政府在希拉穆仁设置席勒图旗, 有佐领 4 人, 隶属乌兰察布盟。绥远省和平解放后, 归属绥远省土默特旗管辖。1954 年, 正式划归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1996 年初, 划归包头市管辖并至今。

“景观是一个由不同土地单元镶嵌组成, 具有明显视觉特征的地理实体, 它处于生态系统之上, 大地理区域之下的中间尺度, 兼具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通常将之简单地划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类。”^[4]现在的希拉穆仁草原的确拥有着一些自然生态景观资源和普惠寺、蒙古包浩特、敖包、那达慕等民族历史与人文景观资源。譬如, 红格尔敖包是乌兰察布荒漠草原上最大的敖包, 海拔达 1740m。其历史渊源于当地蒙古族从古到今崇拜山峰、泉水, 不能随便挖土、取石、拔草, 积极保护草原原貌的观念文化。敖包是草原人们祭天求雨的祭坛, 也是重要的路标和社会集

会场所。佛教传入后，传统祭奠活动和宗教活动结合起来，使它在原有萨满传统祭奠内容上增添了佛教的神秘色彩。敖包祭祀活动，是祈盼风调雨顺、牛肥马壮和幸福平安。敖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蒙古族传统生态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有机融合。文化景观里普会寺较为独特。座落在希拉穆仁河岸的普会寺，建成于 1769 年，是呼和浩特席力图召六世活佛的避暑行宫。普会寺建筑规模宏大，工艺精美，大雄宝殿的建筑格局与位于西藏的班禅行宫扎什伦布寺相似。有三座红漆大门，有 32 根露明柱支撑的三层建筑“独宫”。与普会寺共同形成人文景观的古井也有旅游欣赏价值。“普会寺建成的同年八月，六世活佛聚众喇嘛观天象，定方位，在大雄宝殿东南开凿水井一眼。传说井挖至三丈六尺时，井底东南、西南、正北方有三大金蛙伏卧，于是活佛下令停止挖井，召开法会念经祈祷。一夜之间井底涌出三眼清泉，流水清澈见底，甜爽可口。成井后，方圆几十里外的牧民逢时过节，取水饮用，以消灾除病。”^①位于希拉穆仁镇西北边的天鹅湖周围自然生态环境景观更具独特魅力。

总体来看，希拉穆仁草原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如果适度开发，对生态环境、经济效益以及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发扬，应当会有益处。近几年，包头市和达茂旗逐渐强调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的重要性，引进资金，重视规划，做了一些具体工作。2008 年希拉穆仁镇 GDP 达到了 4 亿元，财政收入突破 3000 万元，牧民收入超过 7000 元。2011 年 8 月，更是有报道称，“进入夏季以来，希拉穆仁草原雨水充沛，气候凉爽，绿草如茵，进入旅游接待旺季。由于是距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最近的草原旅游区，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因此，希拉穆仁草原被旅行社积极推荐。同时，受草原文化节、昭君文化节、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国际车展、全国中运会等旅游节庆、展会的助推，游览草原客人明显增加。目前正值假期，来草原体验放松的家庭自驾旅游人数也激增。”^[5]

但与此同时，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环境问题是更为直接而现实问题之一。在短期利益诱惑面前，当地政府和牧民均缺乏长远认识和心理准备。在具体操作环节上，欠缺有效的资源管理、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以及环境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在与当地牧民的交谈中发现，其实我们曾经极力宣扬的“人定胜天”思想是中高海拔温带草原上更为站不住脚。原因在于草原自然环境固有的非均质特征和水热条件的先天不足性。在内蒙古草原长期放牧经验上形成的“望天放牧”本土知识模式曾经受到严厉批评，但从草原资源环境主位角度看，连现代草原旅游产业都“靠天吃饭”，即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的年度游客才会大批光临，给当地带来较多的“绿色收入”，何况是传统畜牧业。内地农业文化模式的引进、以现代普适性科学技术为基石的工矿业硬性开发以及局部过度放牧等是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内部社会原因；全球环境变迁和灾难是复杂多样的外部自然原因。希拉穆仁镇南边是武川县的上土亥、厂汉木台、壕赖山等农业乡；西边是石宝等农工业乡镇；北边是大苏吉、西营盘等农业乡；东边是小文公等农业乡以及四子王旗的太平庄等农业乡。这些地方曾经是当地蒙古族牧民游牧迁徙的草场。现在则变成以汉族移民为主体人口的农工业乡镇，并对最后一片的希拉穆仁草原形成地域社会型包围圈，从外部直接挤压畜牧业经营空间，并间接影响草原生态环境的稳态延续。从生计模式传播角度看，有可能以文化移植方式蚕食草原生态环境或迫使牧民接受农业生计方式，但是干旱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是无法付出如此昂贵的人文代价。对于草原旅游业而言，良好延续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完好保存的传统游牧文化才是取之不尽的绿色资源源泉，也是富于草原特色的综合立体景观。

“望天放牧”生态知识是蒙古族牧民环境适应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之一，对于现代草原旅游业来说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望天放牧”本土知识行为逻辑背后支撑的就是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的固有规律，而此规律是人类无法挫败的伟大力量，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客观前提。

当地牧民说，养奶牛成本过高，牧民也没有更多的知识经验来养牛，以自己弱项挑战对手强项，根本没门。最后只得回到原来的草场住处，从事旅游或放牧，生活质量的提高十分艰难。其实蒙古族牧民在长期的畜牧业生产实践中积累起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科学本土放牧知识技术，可谓系统化，专业化的地方性生态环境知识智慧。遗憾的是，后来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或禁牧措施却忽视了他们熟练掌握的本土知识技能，使其放弃最为熟悉的本土生态知识，要求他们全面迅速地去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虽说生态移民有一些相关社会政策的保障，但是问题的结论过于简单，出台

的措施针对性和操作性都不强。生态移民其实不比就地取材的草原地区家庭式“牧家乐”效果更好。生态移民工程越来越少关注生态环境建设本身，因此将导致不可预测的人为偏离和一系列社会问题。

有学者指出：“究竟什么样的‘乡村’才够得上是一幅‘理想的风景画’呢？……在我们看来，‘理想的风景画’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优美的风景画。别致的风俗画。异族的风情画。……当然，如果拥有多种资源，并能够将这些不同的旅游资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更为理想。我国云南的丽江之所以成为游客‘热选’的旅游目的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优美的风景画’、‘别致的风俗画’和‘异族的风情画’集于一身。”^[6]在内蒙古草原短暂的 3 个月旅游旺季里可以打造因地制宜的移动风景画和风俗画，如果有幸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草原自然就会变成一幅美丽的图画。但同时就内蒙古草原而言，由于地貌和民族相对单一，因此难以打造理想的立体境界。实施旅游开发时要慎重考虑内蒙古草原先天性生态环境综合因素。

一直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都是清澈见底且水量充足的希拉穆仁河现在濒临干涸，水草丰美的百里波状草原正在荒漠化。水源地附近的石宝铁矿对地下水的影响逐渐明朗化，导致地下水位继续下降，降雨量也越来越减少，植物种类减少，风沙趋于频繁。有人说，这种草原本身就是不怎么降雨，十年有九年是干旱的。但是牧民则反映，其实直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之前，很多草场仍然是草高水清，牛肥马壮，被雪白的蒙古包点缀着的。这就在说明，草原生态环境在短短几十年里经历了急速变迁。由于连年干旱，因此禁牧未实施区牧民被迫减少牲畜头数，这又导致其生活水平的下降。目前在希拉穆仁草原上见不到成群的牛羊，马倒是较多，但均为用于旅游业的工具而已。有老牧民把从别人那里买过来的山羊羔作为宠物，通过提供照片背景，从游客那里获得微薄的收入。对牧民来说，自己没有牲畜，却又从别人那里买来作宠物，是莫大的无奈与苦痛。当地牧民说，这些都是无奈之举，别无选择，社会变化实在令人无法摸透。交通建设也是双刃剑，给牧民造福的同时，带来局部环境问题。车辆对草场的破坏是不可忽视的，到处可以看到随意践踏的车辙痕迹。噪声污染等也正出现在草原小镇。牧民抱怨说，昔日宁静安详的夜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镇里举办的篝火晚会上阵阵震耳欲聋的烟花爆竹声。光污染也在出现。其中花炮火花等最为让人头疼。高压电线杆、移动、联通信号接收塔的雄风挤压着昔日神秘的敖包山。小镇中心医院所倾倒的医疗垃圾等固体污染逐渐扩散到河谷草甸地带，对成片树木和河岸草甸构成威胁。白色污染也明显增多，景区周围环境受到影响。

现代旅游与消费文化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当地主体民族—蒙古族牧民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方面正在经历着自古以来最为深刻的巨变，民族文化认同和经济利益欲望之间难以做出合理平衡的选择，文化观念和语言风俗面临全面的解体，民族特色旅游正在变成以蒙古包、勒勒车、寺庙、蒙古袍、苏力德、哈达以及鞍马等文化要素为外在形式的纯粹的符号。符号背后则是目的理性行为，即财富欲望和商业行为，而不是草原环境和游牧文化内涵本身。甚至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有些度假村把砖制蒙古包内部改成城市宾馆客房结构，除了外部白色圆形外，几乎没什么特色内涵可言。有些南方游客的确是认同这种结构的宾馆，他们要洗澡，享受空调等现代城市物质生活。但对草原来说，是巨大的水资源浪费。这显然与低碳社会理念相违背。加拿大著名环境社会学家约翰·汉尼根(John Hnnigan)在其著作中引用环境社会专家蒂梅尔和朱玛(Timmer, V and Juma C, 2005)的话，并说：“生态旅游—受赤道奖获得者青睐的一个项目—就有一定风险，它容易受到国际游客风潮的影响，制造压力不断修建旅馆和各种休闲设施，从而对当地社区赖以生存的资源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当其他社区也选择生态旅游作为替代生计的时候，可能竞争失败，这些情况将导致旅游市场的饱和。”^[7]草原生态旅游发展也存在着同样的遍地开花式的竞争风险和饱和情况。

2009 年 4 月，达茂旗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区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按照该报告的说法，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区综合开发项目将在两年内投资 5182 万元，完成旅游区内景观设施建设、道路、绿化、水电、通信配套及其他小型基础设施、接待设施建设、设备购置和部分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建成运营后，预计年均营业收入可达 35341 万元。报告还认为，达茂旗希拉穆仁草原旅

游区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最早开展旅游外事接待活动的地区之一，凭借自身优越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资源优势，成为达茂旗旅游区的龙头。目前，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区现有各类登记注册的旅游接待单位 120 余家，可一次性接待 1.1 万人同时入住就餐。为了更好地发挥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区的比较优势，达茂旗委、政府将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区作为 2009 年达茂旗第三产业的重点工程进行打造。按照《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区总体建设规划》的设计，达茂旗将进一步整顿、规范希拉穆仁旅游市场，提高旅游接待档次水平。同时，通过策划、开展一系列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和佛事宗教活动项目，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增加游客的停留时间，引导游客合理消费，推动旅游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根据规划，2010 年至 2020 年，希拉穆仁草原将建设核心接待区和全民参与区，在保护草原生态的前提下，将开发以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为核心的多种旅游产品，将这里建设成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世界知名的风景名胜旅游区。” [8]虽然有迹象表明，地方政府在认识层面上逐渐走出一味追求经济收入的困境，但遗憾的是，这些提法只强调“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增加游客的停留时间”，以此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而忽视了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草原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资源环境的稳态延续，并对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整体提升缺乏科学认识。罗马俱乐部在 1992 年完成的《超越极限》一书最后一个结论认为，“为了过渡到可持续社会，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慎重调整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比起生产高速增长，更有必要强调生活质量、公正以及充裕程度的。可持续社会是超越以生产或技术为必要条件的水平的社会，是重视成熟、关怀或智慧的社会。” [9]从中长期角度看，一味追求单一经济利益并缺乏“成熟、关怀或智慧”的草原旅游业将会付出环境代价。

三、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一种科学平衡机制的探索

随着现代经济产业的大举扩展和社会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作为人类社会一切活动根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与问题逐渐呈现多样化，复杂化，普遍化、隐形化和人为化趋势。在草原地区现代社会问题当中与所谓“朝阳产业”的旅游业有关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整个地域经济社会文化大系统的影响也渐渐显现出来。“当代社会的趋势是把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都定位于一个共知的词汇‘生态学’（Ecology）上，环保运动的热情极为高涨。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现象。但是环保运动所指的环境，多半是指受破坏的热带雨林和濒临灭绝的动物。如果把与森林和动物共同生存的人类生活排除在外的话，那么虽然使用的是和生态人类学相同的‘环境’这一词汇，然而实际上指的是却是没有人类的‘自然生态’。应该强调的是只有把人类的生活和环境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才能叫做生态人类学，这并非有意突出‘环境’、‘生态’这两个词汇。” [10]不管是在生存层面上，还是在生活层面上，生态环境问题的应对不能只关注自然环境本身，不能只依靠政府单方面的努力，而更应强调和鼓励当地居民的参与和监督。下面，从四个方面入手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一是，认识层面上，通过绿色生态环保旅游理念的确立来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问题；二是，行动层面上，通过政策规划部门风险社会意识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来保持草原旅游业的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态势。三是，环境保护层面上，可以通过现代综合管理能力的提高来应对具体环境问题；四是，社会层面上，通过政府与牧民的互信合作来解决文化传承难题与居民被边缘化趋势。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在许多情况下与社会文化的特定建构有关，但是目前的生态环境问题更多是真实存在的，因此现实主义研究范式是十分必要。同时，现代社会环境问题同样在社会体制改革和价值观念重建的大背景之下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在传统地域社会中，生态环境和地域文化具有互动互尊的良性关系。生态环境的现代变迁当然会导致传统文化的解体；同样传统文化的裂变也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哲学学者内山节对近代社会环境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思考之后曰：对自然的衰退而言，历来包括客观性自然体系的衰退和人类的自然性＝人性衰退的意思。……自然的衰退和人类自然性的衰退在具有相互关系的同时，也拥有着同时发生的性格。与客观性自然的荒废一起的还有失去自然性的自我。于是，我们在面对如此现实时会有一种危机感。” [11]人的自然性的丧失的确是环境问题产生并蔓延的内在原因之一。

在内蒙古草原实施旅游业项目时应坚持走科学灵活的生态文化路子，即将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融为一体。在第一个层面上要通过草原旅游，使游客身心得到适当满足，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第

二个层面上，则让那些接触和体验游牧文化要素的游客参与到草原环境保护绿色实践，且要游客与当地牧民全面而直接地互动交流。第三个层面上，通过绿色创收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和民族传统文化。开发逐步让位于保护，“保护发展”应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出发点。“三管齐下”模式的提出，其实就是确立绿色草原生态旅游理念的问题。“文化对所处的生态系统与社会环境均具有能动适应的巨大潜力，但这样的潜力并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通过世代的经验积累建构起来的，致使其适应的价值隐而不显，人们总是按习惯办事。”[12]草原旅游业只有将自然环境景观与蒙古族文化习惯相结合并加以实施，才能达到长远目标。同时绿色草原旅游理念必须强调绿色环境教育。现代旅游活动中中青年中高收入者越来越成为主流游客。而且，由于社会变迁的原因，众多年轻游客环保意识薄弱，消费意识则很强烈。对类似游客群体进行绿色教育是很有必要。另一个方面，为了确立绿色环保旅游理念，要建构具体的新型绿色旅游文化，这就需要蒙古族传统游牧知识智慧的有力支撑。有关草原生态环境的本土生态知识、技能及观念意识遗产十分丰厚。它所拥有的综合性、地域性以及传统技术特征应要弥补现代草原治理专业化技术不足之处。“技术（现代）所带来的灾害既是个社会性灾害，又是个环境性灾害。”[13]因此，本土智慧和普世智慧的结合，是当地牧民生活方式和游牧文化保护的需要，又是有效控制纯目的理性行为泛滥的需要。

（二）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时代，很多经济与社会政策在造福于民众的同时隐藏了一些难以克服的潜在威胁，即各种各样的风险。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认为，“世界风险社会所指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它的特点在于自然与文化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今天当我们谈论自然时，我们所谈的就是文化。同样地，当我们谈论文化时，我们谈的也就是自然。那种顽固地将世界区分为自然和文化/社会的观念仍然囿于现代化思潮之中，它已经无法认识我们正在建立、活动并生活于其中的人为建构的文明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特点已经超越了前述的那些区分。这些领域间界限的消失不仅是由自然与文化的工业化所导致，也是由那些危机人类、动物和植物等的危险所导致的。”[14]我们也能觉察到，传统文化的破坏其实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发展草原旅游业时根据具体特点，强调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要并行不悖。这样做，既能保证旅游业的正常发展，又能避免环境与社会风险。其中，相关政策规划部门风险社会意识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是促进草原旅游业发展的低碳化、环保化和可持续化的重要保障。

（三）在草原旅游新问题的各种解决途径中，把旅游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建构更高层次的环保品味旅游来解决，或者全面提高生态旅游服务水平和综合管理水平是可取的。绿色生态旅游业是个一箭双雕的科学人文经济之路。“生态旅游的雏形是生态性旅游（Ecological Tourism），是1965年Hetzer在反思当时文化、教育和旅游的基础上提出的旅游发展思路，他认为生态性旅游有四个要点：减少环境影响，增强对当地文化的尊重，让当地居民受益，满足参加者的娱乐需求。…而正是把生态旅游（Ecotourism）作为一个独立术语是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生态旅游特别顾问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提出的。”[15]世界旅游组织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为：“以生态为基础的旅游，是专项自然旅游的一种形式。强调组织小规模旅游团（者）参观自然保护区，或者具有传统文化吸引力的地方。”[16]从功能视角分析也可认为：“生态旅游可以促进我国旅游景点空间布局的合理性，有助于促进中西部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有助于缓解沿海旅游发达区的客流压力。”[17]

笔者主张，内蒙古草原生态与文化旅游应定义为，在内蒙古高原温带草原环境条件下科学合理开展的，集自然生态（外部草原物质环境）、民族文化（内部游牧文化环境）、旅游活动（政府规划与各方行动）和牧民参与（弱势一方和获益主体）于一体的现代环保再生旅游业，是具有科学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因地制宜”的草原绿色产业。目的在于营造内蒙古地区草原生态环境、现代经济社会与民族文化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局面。“将地球社会和环境未来由属于经济的20世纪转变为属于环境的21世纪的潮流正在成为翻滚大浪。与此相通的中心话题是，超越大量消费的社会，并以可持续性社会的建构为目标的要点。”[18]当地相关部门所提出的“为早日把希拉穆仁镇建成高水平、高质量、高档次的草原旅游核心景区做出积极贡献”的口号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在内蒙古草原搞生态与文化旅游，对草原生态环境的非均质性、脆弱性的充分认识和蒙古族环境保护意识和教育的弘扬是不可忽视的精神文明出发点。“民俗在俗民生活实践中事实上从很古以来就构成了各种民俗系统，

俗民们正是在各种民俗系统中世代繁衍生息，绵延不断。人们由于习以为常，所以对于各种民俗系统的存在或各系统对俗民生活实践的指示、支配往往处在不知不觉中，听任其发展变迁。” [19] 生态环境发生变迁，会导致俗民生活系统的破碎，并反过来导致更为致命的灾难性环境变迁。

(四)在特殊时空条件下，地方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完全主导现代媒体和新知识的传播，掌控环境话语权，单方面采取有利于执政者的政策式行动，使国家环境政策有所虚拟化、空洞化。这样做，虽说可能提高效率，但是从整个社会均衡发展角度看，会得不偿失。因此，必须要制定具自己特色的，科学稳定的，充满自然生态环境和弱势土著牧民关爱的环境政策。环境政策指，“为了对行为结果承担说明的责任，应对纷争，摸索能够合意的视点，做出根本性决定而仰望民间或者公共部门、地方社区的参与，并使各种政策、制度、手续、做法、信息等相互协调和结合的过程。” [20] 基层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过程中，应从发展战略思路出发，鼓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的参与，适当地“赋权”于牧民，尊重当地社区保护草场和传统文化的自发组织行为，通过社会力量和居民智慧来推动环境建设。环境社会学家鸟越皓之曾说，“人们利用与当地生活紧密联系的对象时，不会决定去破坏所面对的环境对象。” [21] 即生态环境与世居俗民的关系是生活层面的和互动意义的。只有通过合理适度开发的现代生态与文化旅游业，做到草原生态环境和文化生境的保护，提高当地牧民生活水平，协调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关系时，才可以说达到了我们可持续发展预期。

注释

①据希拉穆仁镇普会寺南门外的古井碑文。

参考文献

- [1] 杨洪梅. 今年内蒙古旅游业总收入要实现 880 亿元 [EB/OL]. news.cntv.cn, 2011-03-04.
- [2] (蒙古) 乐·铁木真等整理, 白晓转写. 蒙古族自然保护传统技法辑要 [M]. 蒙古文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65.
- [3] 東洋大学国際共生社会研究センター編. 環境共生社会学 [M]. 朝倉書店, 2004. 134.
- [4] 左玉辉编著. 环境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281.
- [5] 姬卉春. 希拉穆仁草原 7 月旅游收入 6000 万元 [N]. 包头日报, 2011-08-08.
- [6] 彭兆荣著. 旅游人类学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78-79.
- [7] (加) 约翰·汉尼根著, 洪大用等译, 肖晨阳主校. 环境社会学 [M]. 第二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141.
- [8] 草原旅游期待擦亮品牌 [EB/OL]. www.northnews.cn, 2011-09-02.
- [9] 飯島伸子著. 環境社会学のすすめ [M]. 丸善株式会社平成, 2003. 112.
- [10] 秋道智弥, 市川光雄, 大冢柳太郎著, 范广融、尹绍亭译. 生态人类学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8.
- [11] 内山節. 私たちは何処へ行こうとしているのか [A]. 新環境学がわかる [C]. 朝日新聞社, 1999, 174-175. 嘉田由紀子著. 環境社会学 [M]. 岩波書店, 2006. 171.
- [12] 杨庭硕等著. 生态人类学导论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84.
- [13] バトリシア K タウンゼンド (Patricia K. Townsend) 著, 岸上伸啓、佐藤吉文訳. 環境人類学を学ぶ人のために [M]. 世界思想社, 2004. 95.
- [14] Ulrich Beck、Barbara Adam、Joost Van Loon 编著, 赵延东、马缨等译.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

题[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335—336.

[15] 钟林生, 赵士洞, 向宝惠编著. 生态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 1.

[16] 卢云亭, 王建军合编. 生态旅游学[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1. 11.

[17] 卢云亭, 王建军合编. 生态旅游学[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1. 119.

[18] 満田久義. 環境社会学への招待—グローバルな展開[M]. 朝日新聞社, 2005. 92.

[19] 乌丙安著. 民俗学原理[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30.

[20] 佐藤仁. 環境問題と知のガバナンス—経験の無力化と暗黙知の回復[J]. 環境社会学研究, 2009, (15): 42. Saunier, E. R. and A. R. Meganck, 2007, Dictionary & Introduct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arthscan.

[21] 鳥越皓之著. 環境社会学の理論と実践—生活環境主義の立場から[M]. 日本語出版, 有斐閣, 1997. 245.

Grassland 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Case Study on Shiramuren Grassland Tourism, Bogoto Sity

Mongholji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Abstract: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economy of modern large-scale expansion of industry and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consumption, As Grassland areas in which modern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so-called "sunrise industry" of tourism-relate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On the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of large-scale system is gradually revealed. In this, the author through th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 Baotou Xiramuren tourism field research Analysis of grassland resources, the destruction of tourism on the environment and pressure Pointed out that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is that modernization, urbanization, environment, local herdsmen in the main symbol of folk culture, marginalization Local government use of resources during the environmental concept of utilitarianism,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virtualization. Concluded that, Through mutu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farmers, green eco-tourism and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grassland.

Keywor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Xiramuren Grasslands; Grasslands Tourism; Power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收稿日期: 2012-06-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内蒙古草原牧区工矿开发与和谐社会建设实证研究”

(12JJD740001)

作者简介: 孟和乌力吉 (1972-), 男, 蒙古族,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人。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生态人类学、沙地与湖泊环境问题、环境文化与环境意识、蒙古族居住环境与祝赞词等方面的研究。